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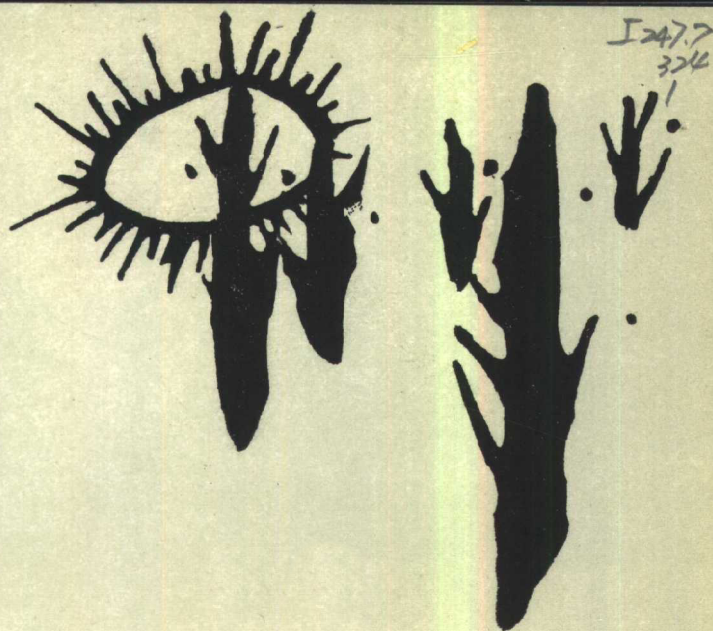


韦洪烈、张宗枋 等

神奇的血色地



.7



神奇的血色地

韦洪烈 张宗拭 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神奇的血色地

韦洪烈 张宗栻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南宫市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3插页 173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545册

ISBN 7-5059-0020-X/I·3

书号：10355·1020 定价：1.60元

目 录

石 雕	孙步康 (1)
野鹰羽	黄 堃 (20)
战 俘	明德昭 (45)
云悠悠	张宗枋 (58)
桥	韦元刚 (80)
阿 豺	章文明 (94)
红捻果	林白薇 (107)
三角潭	周广生 (122)
神奇的血色地	韦洪烈 (135)
贼婆婆	苏小玲 (162)
山里的故事 (小说二题)	林 (178)
白净峡谷	康圣清 (197)
马路边人家	石山皓 (214)
在春光溶溶的日子里	谢树强 (228)
清 明	蒋继锋 (247)
在光影交界处	李海鸣 (257)
长 乐	聂震宁 (278)

石 雕

孙步康

“刀下留人！”

人太急则无智。心一紧，竟模仿戏台上那些手执免死牌赶到法场救人的叫法。殊不知把石头当人了！石雕，他翻过三架高岭赶了四十里山路，一身臭汗、一身泥尘赶来羊角寨，图甚？全是为这石雕。他不救，谁救？

二十四磅大铁锤凌空举起，正要狠劲冲横卧在瓜棚下边的石雕砸落。他一声惊呼，握锤的赤膊汉子怔了一怔，铁锤在半空僵住了，慢慢落下来。汉子赤铜色肌肉，在胳膊处鼓起一陀凸起的肉棱。

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好险哪！再迟半步，那石雕便在二十四磅大锤下粉身碎骨，大卸八块，垫猪圈，砌鸡栏。望石兴叹，这滋味如何生受？

他赶紧走上前去，掏出市博物馆介绍信、工作证，笨手笨脚摸出一包“大前门”，笨拙地拆撕锡箔纸——他不抽烟，身上没带火柴。

赤膊汉子也不推让，捡了一支“大前门”叼上嘴角，又拿了一支，夹在耳背上，自己掏出火柴点着，美滋滋喷着淡蓝色烟团。“咳，‘大前门’也不怎么样，比乡下的晒烟淡多了！……甭，你是博……博什么物馆的么，到羊角寨有何公干？”

他说，他是来寻石雕的。

“石雕？死石头疙瘩的，不过雕成乌龟驮石碑哩，城里边高楼大厦多的是，寻这烂乌龟回去，摆哪？碍地方哩！”

他纠正说，这尊石雕不叫乌龟，叫赑屃（音必细）。神话传说，龙生九子，力气最大、最能吃苦负重的要算赑屃。赑屃龙头龟身，驮着碑石，经久不倒，永存千秋。他还告诉赤膊汉子说，瓜棚下那尊赑屃，原来是城里伏波庙的。赑屃驮着的石碑，铭勒着马伏波慷慨南征的丰功伟绩。石雕在大跃进年代遗失，流散各处。近日，县改为市，博物馆恢复了，就在伏波庙旧址挂牌，流散的八座石雕陆续找回来了，这尊驮石碑的赑屃，是最后一尊，一定得寻回去，重新置放在博物馆庭院里，供人参观。“这是文化遗踪，是根。你有机会进城，到博物馆来，我抽空给你摆摆。”

赤膊汉子咬住烟蒂，“哦”了一声。

围过来好多人。羊角寨偏僻闭塞，七山一水两分田。除了五八年大炼钢铁在这搭挖矿石土高炉烧铁，一呼隆聚集了三两千人，平时，城镇的狗也不愿到这穷山绝水拉

屎。今日，来了个四只眼的干部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捧着竹筒烟的老信，赤着上身的汉子，光屁股的娃仔……全闻风拢来了，看“西洋镜”似的。

这时，已经是夕阳的屁股搭在西山梁时分。

老牛归栏了，哞哞哞嚎着桔红色的晚霞，鸭群上岸了，嘎嘎嘎扭着屁股。村子里人家煮饭菜了，燃烧的茅草湿柴散发着山野气息，炊烟一蓬一蓬，在沉沉暮霭中回旋，久久不曾飘散。赤膊汉子吸完最后一口烟，扔掉烟蒂，搓搓手，与他面对面站着。继而，冲周围的男女狡黠地眨了眨眼，咧嘴笑笑，一口臭烟味裹着言语冲他射来：

“你一定要这乌龟王八？”

“一定。要这赝货。”

“非要不可？”

“这是文物，归国家所有。”

“它和你什么干系？”

“.....”

“是你爹？还是你爷爷？”

“你.....”

他说话结巴、一时寻不出合适的词句。他中了乡下人的鬼圈套了。赤膊汉子得意地咧开一张阔嘴，露出两排熏成焦黄的烟屎牙。围观的男女哈哈狂笑，前俯后仰，捧腹流涕。城里人被乡下人捉弄了，这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。他恨得牙痒痒的，一双瘦弱的拳头不知甚么时候捏成了两只小白钵子。

想不到，寻回石雕那么艰难。

“听我说，莫耗费这脚骨力啦，累死累活，找回这几块烂石头，值吗？”大清早，临上路前五分钟，馆长捧只宜兴茶壶，壶嘴对人嘴，啧啧呷着，摇头晃脑横在路口规劝。值吗？他曾经反躬自问，这个小城博物馆就他一个人死头干姜为几尊石雕奔忙，意义何在？价值何在？从饲料加工厂堆麸皮的角落撬出轮廓威武的石狮，在西街猪栏里找回断了两条腿的石马，石牛在溪边作了妇女捶衣服的捶石，石虎被个体粥棚用作顾客垫坐的石凳。他一尊一尊找寻回来了，用白水泥调和颜料粘粘补补，用毛刷子洗洗刷刷，将这些石雕摆放在伏波庙的庭前。他的眼睛亮了，心花绽放了。石雕，他看到了真正的石雕！这才叫艺术呢，粗线条粗轮廓，不需精镂细刻，只用几斧几凿，大块写意，浪漫形骸，鬼斧神工般雕凿出雄浑豪迈的形象来。一尊尊，活蹦乱跳，狂奔怒突，大幅度的动作，大伸展的情态，充满了野性，充满了力量，气势何等磅礴，神韵何等精彩！生命的搏斗和对世界的征服，一瞬间凝固在石头上，石头便有了生机，有了性灵。即使被岁月蒙上尘垢，即使被劫难折断脚腿，那股跃跃欲试不甘沉沦的气势，仍然迸发喷突，仍然腾跃欲飞。他愣住了，他惊叹，他汗颜。他从古拙苍劲的石雕身上，逐渐悟到了一些什么。这种深邃的理解，馆长不一定领悟得到。他只会充斯文用宜兴壶呷呷茶汁，他只配参与集体讨论创作那座号称小城标志的花园雕塑——一尊拔了毛的山鸡那般难看的“凤凰”。

这也难怪，馆长，原来是县文艺队跳舞的，能跳《白毛女》的大春，也能跳《清明祭》的英雄，入党，提干，跳来跳去地球绕太阳十五、六圈，跳得年岁一大把，蹦不起来了，改行。博物馆刚兴办么？到那里当馆长去。一样的白米，养成千百种人。人各有志，岂能苛求？晨雾被朝阳撕裂了，艳艳阳光散作扇面形，斜照下来。他冲馆长笑笑，不言语，蹬上那辆破“永久”往羊角寨驰去。一只翅膀兜着劲风的鹞鹰，从半天云里直射下来，掠过呼啸的风声。

他要寻回石雕。

他对石雕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而今，石雕近在咫尺，可望却不可得，气煞人。这一带的山民，粗鲁、剽悍。你硬，他更硬。况且，这是在羊角寨，真正惹怒了赤膊汉子，不把你撕成八瓣才怪哩！强龙自古斗不过地头蛇。

他脸颊的肌肉痉挛了。

赤膊汉子用巴掌抹抹额角的汗，又冲他说：“你真的很想要这石头？”

“嗯。”他回答。

“我可以卖给你。”

“卖？”

“不错，卖哩。跟你们城里人讲的那样，议价。”

“你要无赖！”

“看你是个戴眼镜的读书人，才卖给你哩。换别人，才不卖呢！讲定了，石板钉钉，一块钱一斤。”

一块钱一斤。这石雕连同石碑，少说也有三四千斤，三四千元啊！刁蛮的山民，真会敲诈勒索。这石雕是谁的？国家的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，硬生生把它运到羊角寨砌高炉，还未派上用场，大会战下马了。这石雕从此流落羊角寨，尘盖，土埋，不知甚么时辰被这家茅屋的主人扛到瓜棚下，成了这户人家的财产，反过来向他漫天要价。好一个赤膊汉子！

“嫌贵？好，降两毛，八毛钱一斤。”赤膊汉子在一片哄笑声中又咧开大嘴，胸脯两块三角肌中间一团黑毛抖动，“这价钱公平合理。嗨，我给你算个数：这石雕，碎开来，砌猪圈，一壁墙也用不完。养猪，每斤猪肉市价两块贰。让给你，老子还蚀大本哩！”

围观的人又是一阵哄笑。

他忍不住了，脸皮涨红，眸子喷火，挥动两只瘦而白的拳头，冲赤膊汉子吼叫咆哮：“莫说啦，莫再胡搅蛮缠啦！这石雕，压根儿不是你的，是国家的，是伏波庙的，马伏波将军的，懂么？‘马革裹尸’的马伏波！”

赤膊汉子嘻皮笑脸：“讲得好！照你所讲，正中老子刀路——实话对你讲，我就姓马，这石雕本来就属于姓马的人所有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各位乡党，评评理，我马二壮是不是姓马？一笔能写出几个马字？”

人群一阵闹腾，

“马二壮哇，真有种！”

“二壮老侄，叫这四眼啃泥巴！”

.....

“妈那巴子！”他血管陡涨，拳头挥动，“我恨……恨不得宰了你！”

“想打架么？过来——”马二壮挺起赤铜色的胸脯，“先让你三拳，冲这搭，连打三拳。打呀，不敢打的是软蛋，是阉鸡！”

他的拳头冻结在半空，没敢朝肉敦敦的胸脯砸下去。他怕那团旋动的黑毛，怕那两条铁杉般的胳膊，怕羊角寨这么多人。

他象个男子汉么？

这副模样，能救出石雕么？

二

一千九百六十年前，这搭地界还是芭芒丛生、野兽出没，偶尔只有三五间树片竹竿搭成的麻栏木楼，点缀在荒山老岭坡地上。东汉初年，这里的部落造反，兵临象郡苍梧。消息传到京都洛阳，光武帝刘秀问左右将佐：谁替朕掌兵南征平乱？连问两遍，无人作声。京都洛阳，繁华锦绣之地，富贵温柔之乡，谁愿抛却京都前往南方蛮荒之地，受苦受累？光武帝唏嘘不已。正叹息间，右边殿下一人挺身而出，白发银须，脸上皱纹纵横，目光矍铄，声若洪钟：“臣不辞万死，愿替陛下分忧！”出列者不是别

人，乃年逾花甲的伏波将军马援。光武帝沉吟道：“卿老矣！”马援声音朗朗：“大丈夫理应血战沙场，马革裹尸而还！”那豪壮的气势，那傲举的声威，绕梁三匝，经久不绝。伏波将军的队伍，披荆斩棘，下百越，定交趾，维护了国土完整，壮大了汉邦威风。这种“马革裹尸”的壮举，世代传颂。后人建造“伏波庙”，以纪念这位凛凛堂堂的大丈夫。他们博物馆就设立在伏波庙里，黛青石柱，镌刻着一副醒目的对联：

丽江东流，不尽英雄，谁作南疆柱石
铜柱分茅，一扫雾障，雄踞西粤关山

他咀嚼着历史的故事，辗转反侧，睡不着。

淡淡月光，从纱窗漏进来，洒白了床的一半，悠悠，茫茫，恍如梦境。微风把窗外的夜来香芳馨飘送，香气罩满了温柔舒适的小家庭。妻子、孩子、衣橱、沙发、电视机、立体声音响、花花绿绿的尿片、绣着花边的乳罩、半透明的粉红柔姿裙、苹果牌牛仔裤……生活，这就是生活，象一泓恬静的池水，波不惊，浪不涌。他在这泓池水中泡了足足五个年头，骨酥了，心软了。他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的，懂得这五年在人的一生历史上具有何等位置。他几次试图从池水中跃起，但柔波又将他拖回，几番几次，习以为常，惯了。况且，对他这位历史系毕业生，县委组织部找不到合适地方安排，让他屈尊到县文化局，管资料，

闲职。一闲便闲过了五个年头！

妻子翻了个身，揉揉惺忪睡眠：“半夜三更的，夜游神呐！”

他索性坐起来：“我睡不着。我们市博物馆建立了，我到底有了自己的位置，我要找回伏波庙的石雕！”

“石雕？四角牛还是八脚马，甚么稀罕物，搅得人不吃不睡！”

“我要，一定要找回石雕。也找回这五年来失落的我！”

妻子眼睁圆了，以为他在说梦话。

她和他同床，她并没有完全理解他。

一条被扔到岸上晾晒多时的鱼，回到水里何等欢欣。一个被工作遗弃五载的人，找回自己的位置何等兴奋。就在这淡淡的月色中，似乎有一个浑厚的声音向他呼唤，有一颗灿烂的星向他招手。他想得很远很远：一千九百六十多年前的马伏波；他想得又是很近很近：床上的妻子、孩子。远有远的魅力，近有近的温情。

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不容易。

扪心自省，他只能算半拉子男人。或许，半拉子也够不上。唉，这五年……散淡温柔的生活是一架老石磨，日日磨，夜夜磨，磨掉了几多人的棱角？剩下的，圆，平，圆溜溜平整整滑过岁月，没留下半点印迹。千百万人倘若都如此这般，这个民族还得了？！

谢天谢地！在他面前出现了石雕，野愣愣虎彪彪的石

雕。石雕，撞击他胸口，撕咬他心灵，扯破了温柔平静池水的面纱，将一个男子汉马伏波的形象立于他面前！他羞愧，他汗颜。

牙齿在下唇咬出了血印，眸子在烈日下充血。他仰面苍天作誓：不顾一切，把石雕找回来，把失落的好多好多男子汉的东西找回来！

妻子说：百货店有一批出口转内销毛毯，他不屑一顾。孩子挥动藕节般小手叫爸爸，他俯下身，在粉扑扑小脸蛋吻了一吻，拍拍孩子肩头，转身，走了，再也没回头。

只有宝蓝色的远山在他眸子里灼闪。

三

没料到羊角寨这样令人头疼。

马二壮太不讲理。原本是伏波庙的石雕，硬占为己有，狮子大开口要钱，三、四千元，好大一个数！他出不起，博物馆也出不起。博物馆是清水衙门，每月除了开工资，只剩下一百几十块办公费，交电费水费后所剩无几，连职工出差也拿不出钱。馆长说：得想法子，以副养正。他听不入耳，自个骑上破“永久”自行车颤颤簸簸前来羊角寨。自行车驶在凹凸不平的牛车道上，心中翻滚着一缕凄凉。

被掀掉背上石碑的赆辰凄惶地望着他。

瓜棚下的暮色更暗了，斜阳古柳疏影里，最后一抹夕

震如血。赤膊汉子马二壮不耐烦了，往巴掌心吐了口唾沫，搓了两搓，过去提定二十四磅大铁锤的竹柄，大吼一声：

“闪开！”

真个要下手了！胳膊的疙瘩肉隆起，胸脯的黑毛飞旋，嘿咤一声喊，大铁锤高举过头，竹柄弯成一把弓状，一弹一弹的，就要向鼻翼砸下去。他的眼一黑，恍惚看到石雕在垂泪。

石雕，马伏波的石雕只配垫猪圈么？

来不及多想，也不用多想。他的毛发全竖直了，他的眼毗迸裂，象雄狮，象猛虎，发疯般扑过去：

“今日有你无我了！”

赤膊汉子没防他这一手，胸脯着他的脑门一撞，重心不稳，二十四磅大铁锤落在鼻翼旁边的泥土里，砸出一个凹坑。尚未作出反应，赤铜色的腮帮又着了他两巴掌，嘣——啪——疼，且辣。这四眼的斯文人，也会野哩！

赤膊汉子到底是有实力的，两巴掌扇清醒了，胸脯的毛抖了抖，立即转开反攻。钵子大的铁拳凌空一挥，呼呼生风，照准他的脸颊揍来。抡铁锤的手太有力了！两拳便砸得他仰面朝天翻跌在瓜棚下，挣扎着爬起，当胸又着了一脚，歪倒着，眼镜从鼻梁耳跟滑下来，断了。一时间，眼前百十颗金星，耳边嗡嗡往外出风，嘴角，粘糊糊的，抬手摸摸：殷红一片。血，红色溪流一般流淌的血，一滴，又一滴，溅落在黄粉粉的冷土上。眼里，不再有远山

的黛青、天空的宝蓝、晚霞的胭红、瓜棚的翠绿，只有血、带泪的血！

赤膊汉子搓搓手，鄙夷地撇撇嘴：“这回，让你晓得什么叫打架。”

他一声不吭。

汉子捡起扔在瓜棚下的铁锤，要去砸那石雕。他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劲，一跃而起，又扑了过去：

“不许砸！”

“还想打么？”

“不许砸就不许砸！”

“砰！砰！”胸口又挨了重重两拳，跌下去，半天撑不起来。但他到底还是爬起来了——书生气十足的人，执拗，一旦认了死理，往往奋不顾身，不屈不挠。他的鼻孔嘴角血迹斑斑，他的额角肿包鼓凸，他摇摇晃晃转了半圈，又向赤膊汉子扑去。拳头，一次又一次落在他身上，他一次又一次栽倒，最后一跤跌得好重，后脑壳撞在一截青砖上，头颅裂开似的，他惨惨地叫了一声。

赤膊汉子蹲下来，大手一把抓住他胸口的衣衫，将他半提起来，厉声喝问：“还敢拦我？”

他咬紧牙关：“就拦。”

“砰！”重重又是一拳。

“除非你打死我！”

“你呀——真犟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——到底图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图些什么。反正，石雕我一定得寻回去。”

“是你命根？”

“比命根还命根。”

“你癫了？”

“你才癫！”他大吼一声硬挺起上身，“你敢砸这石雕，才是真真正正的癫疯哩！愚昧，落后，毁坏民族文化的珍宝，是癫子，是罪人，以后，子子孙孙都冲你吐唾沫！”

赤膊汉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忿忿地举起拳头：“再嚷，撕了你的嘴！”

他这阵倒坦然了，什么也不惧怕，还怕撕嘴，剜目掏心等闲。瞬间，眼前出现了马伏波，白发银须，气宇轩昂，好一副“马革裹尸”的气概。他心里踏踏实实的，牙，咬得住。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用说，凭一双眼，若有所思而火花迸射的眼睛，死死盯住赤膊汉子。

瓜棚下的天色由淡蓝转为灰暗。

围观热闹的人嚷叫着：

“撕！马二壮哩，撕这个四眼狗！”

“阉掉他，看他还敢到羊角寨逞能，也不晓得芭蕉几大一张叶！”

“二壮，干脆，拿他骨头垫猪栏。”

.....

赤膊汉子凶狠的脸抽搐得皱巴巴的，双眼闪烁着绿色